

The author does not need to create straw men in order to demolish them as part of her claim to novelty and innovation. This is a book full of novelty and remarkable insight into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rest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These insights do not need artificial enhancement by reference to myths: they stand as achievements in themselves.

PAUL CLARK  
*University of Auckland*

何成邦：《陸機詩歌的語言風格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xii + 478頁。\$20.00。

陸機是西晉太康八子中最受矚目的作家，近代學者研究他的論著不可勝數。當今學者想要超越前輩的論點與成就，必須如鄧仕樑在此書的序言裏所提到的，要設法不斷地嘗試新方法與新理論方能有新的論述與貢獻（頁ix）。何成邦的《陸機詩歌的語言風格研究》正是一本「嘗試運用現代語言學中『文體學』的理論和方法」來探討陸機詩歌的語言風格（見本書作者〈前言〉）。根據作者的看法，這種從語言科學數據統籌分析的方法能客觀地、精細地表現陸機的語言風格，從而深刻地進入詩歌的美學世界。本書作者在其結論進一步宣稱，中國傳統詩歌的評論加上西方現代文體學的理論能提高我們論證的能力與開創新視野。他認為中西方的研究方法應該是互補的，不是互相排斥的。藉由西方的文體學理論（注重科學數據驗證分析）能幫助我們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作者在結論一章對此中西結合的方法對將來中國傳統文學研究方向滿懷希望地說，「一：對古典詩歌語言特徵與規律的新探索，找出以前評論者較為忽略的問題」，並以此書第四章的音素分析為例。又說，「二：對古典詩歌語言的『定評』進行驗證分析，提出支持或反對的證據」，並以傳統評論對陸機的詩歌總是以「繁密」稱之，可是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證據為說明，並強調文體學的應用證明了陸機詩歌「繁密」的特性（頁427）。此書收集的資料豐富，羅列排比例句，分析條理清楚，是一本非常有參考價值的書籍，對現在及將來陸機詩歌的「賞析」貢獻極大。<sup>1</sup>

鄧仕樑在此書的序言中提出第四章與第五章佔全書的大半篇幅，乃本書研究的核心（頁xi）。第四章是〈陸機詩歌語言風格的專題研究〉，作者以陸機的行旅詩、樂

---

<sup>1</sup> 何謂賞？何謂析？一個屬於主觀情感上的感動，一個屬於客觀理性上的分析。兩者正符合本書作者對中西評論方法的依據。鄧仕樑在此書序言裏給了詳細的解釋，見頁vii-ix。

府詩、贈答詩與擬古詩的例句作詳細的資料羅列收集、分析與比較。第五章是〈從「前景化」及「偏離」角度綜論陸機詩歌的語言風格〉。作者論述中國的傳統一直以來對陸機詩歌的評論都是以「繁密」、「妍鍊」、「新變」稱之，可是多半時候沒有驗證甚麼是「繁密」，甚麼是「妍鍊」，甚麼是「新變」，而且這三者之間的關係為何。利用文體學的理论，作者在第五章以「量的偏離」與「質的偏離」來論析陸詩的這些風格特性，可謂淋漓盡致，讓書評人獲益匪淺。

既然第四章與第五章是本書的核心，以下我也就針對這兩章提出一些看法以供參考。

在第四章討論陸機擬古詩的模擬手法中，作者對擬詩、原詩之間的意象組合關係及擬詩的語言特點一一作了精湛的比較與分析(頁280)。我除了贊同作者所提出的見解以外，在此將針對作者所提供的一些例句做一些補充及建議。一般而言，作者在「多重模擬」項目下所提供的例子都是有理可尋的，但是我仍覺得有些論點尚有商討餘地。在此我無法一一舉例說明，只能以作者的第一個在「多重模擬」項目底下的例子〈擬行行重行行〉當討論的範例(頁284)。在討論之前，有必要先引作者對「多重模擬」所給的定義。他說：「多重模擬這種技巧是指擬作不但擬自原詩，而且更選取意象相同或相近的另一首古詩的相應詩句來模擬，有時模擬他詩的情況較原詩更為明顯。這種手法形成一種雙重甚至三重的模擬效果，令詩歌的意境更為廣闊，內容韻味更為深長。」(頁284)在此我對作者的評論用字「更」字所吸引。我們都知道「更」的意思是比原來的還要多或還要好。既然此章是在討論遣詞用字，那麼作者本身的遣詞用字「更」應該是有含義的，而不是無意識的發言。為了能讓讀者充分了解作者所謂的因為多重模擬「令詩歌的意境更為廣闊，內容韻味更為深長」的意思，及對原詩有充分的了解，對陸機的擬詩與原詩的相對關係，更為了討論的必要與方便，下面我將引用原詩〈行行重行行〉、擬詩〈擬行行重行行〉全文，加上作者所認為的多重模擬的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sup>2</sup>的全文。

第一首是古詩十九首第一首〈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嘶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sup>2</sup> 〈蘭若生春陽〉是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卷一〈枚乘雜詩九首〉之一，不屬於古詩十九首。見吳兆宜：《玉臺新詠箋注》(臺北：世界書局，2001年)，頁15。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一般讀者都會同意，此詩的敘述者是一個在家守候的人，表達其對「遊子」、「君」所發出的思念。經由這位在家守候的人（多半時候是女子），讀者能感受到令其悲傷的是此次離別可能是一生一世的，與自己思念的人分離萬里，再見面的機會是無法預知的。這個含義我們可從第一句到第六句得悉，正如本書作者運用文體學對用字遣詞的分析，「第四句分拆『天涯』一詞，中著『一』字，『相去萬餘里』的具體意境盡出」（頁332）。我認為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句的第一個字「各」，此字不但加強了後三字「天一涯」並且把第三句的『相去萬餘里』與第五句『道路阻且長』的意象連結起來。此即所謂的「詞意複疊」（頁322）。至此，正可理解為甚麼是「生別離」（第二句），為甚麼無法知道何時能見面了（第六句）。短短六句之內，除了字詞的複疊以外（如第一句的「行行」重覆兩次），此詩也具有何成邦在第五章裏分析陸機詩歌所提及豐富的「詞意複疊」用法。他又將「詞意複疊」細分為「句內近義複疊」、「句組內近義複疊」與「跨句組近義詞或相關詞的迭承複疊」（頁322-26）。古詩〈行行重行行〉的第一句到第六句，事實上就具有這樣的特性。再仔細的閱讀，這首古詩整首存在著豐富的「詞意複疊」，如第七、八句的「胡」與「北」，「越」與「南」；其餘此不贅言，有待讀者自己發掘。由此可見，利用文體學的分析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對詩歌的語言有更精細的理解（頁427）。（這當然是本書的貢獻之一。）到了「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這兩句，敘述者才語氣一轉，隱約透露「遊子」之所以不顧返的原因而顯露哀怨之語。然後在最後兩句又一轉，化悲傷為希望（希望甚麼並未明言）。經過這樣的分析，特別是針對「詞意複疊」的洞悉，能讓整首詩的意境與韻味顯得廣闊深遠，已不是在字面上純粹的思念哀傷之情。

那陸機的擬詩是如何彰顯開闢古詩的意境與韻味？

第二首是陸機的〈擬行行重行行〉：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  
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  
音徽日夜離，緬邈若飛沈  
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  
驚飈襄反信，歸雲難寄音  
佇立想萬里，沈憂萃我心  
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  
去去遺情累，安處撫清琴

為了方便，我把〈蘭若生春陽〉一詩附在下面。如上所言，此詩不屬於古詩十九首之一，只收在《玉臺新詠》裏。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  
顧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  
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  
夜光照玄陰，長歎戀所思  
誰謂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作者在從「多重模擬」手法的角度來分析陸機的〈擬行行重行行〉詩時，特別以第九、十句的「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來說明。他說：「擬詩句組表達了原詩遊子不歸的句意，但從意象運用而言，擬詩之人物方位『天末』實與另一古詩〈蘭若生春陽〉之『雲端』、『天路』相同。此外，時間關鍵詞『期』，兩詩皆通；句意『還期不可尋』與〈蘭若生春陽〉之『隔無期』明顯相通。陸機在這裏綜合運用〈行行重行行〉及〈蘭若生春陽〉的意象和意境，把兩者融成一體。」（頁284–85）對此看法，我有不同的意見。雖然在表面上，擬詩的第五句組在字、詞的運用上和〈蘭若生春陽〉的第三句組有相似之處，但我們無法斷言陸機在除了模擬〈行行重行行〉以外，也有意識地模擬〈蘭若生春陽〉，而且「雲端」、「天路」、「期」或其他近義詞也常見於在描述離別思念的詩歌中。這些詞即使不見於此處，也見於他處。雖然「多重模擬」有其可能性，但是如果陸機的〈擬行行重行行〉就只模擬〈行行重行行〉一首（如詩題所言），難道就表示陸詩的意境沒有「多重模擬」的「意境更為廣闊，內容韻味更為深長」嗎？事實上，陸機的擬詩不只是做字面上的模擬，其詩裏的「天末」、「期」的詞義，在〈行行重行行〉裏都找得到，這就是因為陸機能將古詩裏的詞義經過濃縮精煉，重新包裝而發展出自己的詞彙、意境，此正能證明陸機的模擬才能之高。陸機擬詩的第九句「眇天末」正是古詩第二句組「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的濃縮精煉而成的。古詩的第二句組注重離方與守方之間的距離，給遊子與守候的人各一個方位，但陸機似乎是先把手守方定格，然後用「眇天末」來加強遊子的方位。陸詩第十句的「還期不可尋」正是古詩第六句與第十二句的整合。這種原詩、擬詩之間亦即亦離的關係，陸機可說是表現得非常微妙。<sup>3</sup>

此書若能在第四章及第五章的最後加上一節，以一首詩的全文當範例 (case study) (如上面所舉的〈擬行行重行行〉)，並完整地將該章所討論的文體學理論應用到整首詩上，然後作綜合、精細的賞析 (close reading)，如此才能讓讀者獲得整體的概念，真正了解文體學對詩歌作品賞析的重要性，而不是只有羅列例句令人產生片斷的感覺。

<sup>3</sup> 其他的例子也出現在第四章「多重模擬」，如頁286的〈擬東城一何高〉、〈擬西北有高樓〉。

此書絕對不是為了一般讀者而寫的，它的閱讀對象是特屬於那些研究古典文學的專業人士，而且是那些對音韻學有興趣有研究的學者。我非常佩服作者，也要向願意出版這類書籍的中文大學出版社致敬。在美國，因為市場的需求、現實環境的要求，像這樣有特定對象的專業學術出版品已是少之又少了。

吳愷珍 (Sujane Wu)  
美國史密斯學院 (Smith College)